

严格的史实依据
丰富的历史细节
全新修订 独家奉献

壹

风
起
长
安

大唐明月

蓝云舒 / 著

这里有一个最真实的大唐，这里有一幅最活色生香的大唐风情长卷。
这是一个与你的想象全然不同的大唐盛世，只会比你的想象更传奇，更有趣。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大唐明月

蓝云舒／著

壹 风起长安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唐明月之风起长安/蓝云舒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3.1

ISBN 978-7-5321-4662-8

I. ①大… II. ①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84564 号

大唐明月之风起长安

蓝云舒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304,000

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662-8/I · 3633 定价: 27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4742977

目 录

第一章	人为刀俎	我非鱼肉	/ 1
第二章	人心难测	随势而为	/ 17
第三章	惊见贵客	风波乍起	/ 37
第四章	君子易欺	恶客难防	/ 51
第五章	煽风点火	力争下游	/ 67
第六章	一波三折	一劳永逸	/ 87
第七章	大树易靠	安稳难求	/ 109
第八章	富贵勾人	寂寞千古	/ 127
第九章	华服霓裳	暗箭明枪	/ 137
第十章	意外来客	防患未然	/ 147
第十一章	飞来横祸	祸不单行	/ 159
第十二章	无路可退	有计回天	/ 169
第十三章	承天门高	咸池殿远	/ 185
第十四章	月色撩人	冤家路窄	/ 203
第十五章	意外相逢	百思不解	/ 217
第十六章	羊入虎口	环环相扣	/ 227
第十七章	求仁得仁	一步登天	/ 241
第十八章	汤泉水暖	翠湖波激	/ 251
第十九章	腊日惊变	生不逢时	/ 269
第二十章	真相扑朔	流言纷纭	/ 283
第二十一章	进退谋略	生死陷阱	/ 297
第二十二章	未雨绸缪	暴雨惊魂	/ 311
第二十三章	不管不顾	无怨无悔	/ 329
第二十四章	暗闻私语	明送冷淘	/ 351
第二十五章	山雨欲来	前路艰辛	/ 367

第一章 人为刀俎 我非鱼肉

长安城的黎明总是来得格外气象庄严。

五更三点，当太极宫那层层叠叠的重檐飞角，刚刚被晨光勾勒成黛青色天幕下的一道道剪影，承天门门楼上便准时响起了第一声晨鼓。随即，六条正对着城门的主道旁，数十面街鼓被依次播响。在微弱的曙光中，长安城仿佛一头从沉睡中醒来的巨兽，在隆隆不绝的鼓声中抖动着身体：被分割得棋格般规整的一百零九处里坊，几乎在同一时间打开大门，早已等候在门内的车马行人流水般涌入了二十五条坊外大道；而在各坊门口，胡饼的叫卖声此起彼伏，那热情洋溢的声调和热气蒸腾的炉灶，让这座举世无双的雄城渐渐有了人间烟火的气息。

只是在正月晦日（最后一天）的这个清晨，长安人在三千响晨鼓的余韵中推开房门，看到的却是阴沉沉的天空和扑面而来的细碎雪粒时，抱怨声顿时乱纷纷地响了起来，被呼啸的寒风吹出老远。

晦日节，正是长安城每年第一个万人空巷集体郊游的大日子，然而眼前的碎雪与阴云，竟是生生把个初春风情演绎成了严冬景象！

长安城西的崇化坊靠近西市，正是胡商聚居之处。坊内一处不起眼的小院里，十五岁的库狄琉璃也站在自己的小屋门口，呆呆地抬头看着天空。一阵北风吹过，她下意识地伸手拢紧了身上的交领寒袄，领口倒是捂严了，袖口却露出小半截手臂来。在寒意逼人的暗淡晨光里，那带着补丁的石青色粗麻袖口，衬着没多久便被寒风吹得微青的细白手腕，让人看着便身上发寒。

院子里正扫地的仆妇不该多瞟了她两眼，立时便哆嗦了好几下，忙不迭地低头暗暗念佛：真真是造孽！这位按说还是家里的嫡长女，亲娘死了三年，不照样落到这般田地？不但过的日子奴婢不如，听说明日一早还要被送到那种地方去……

库狄琉璃此时却全然没有半分被怜悯了的自觉，她甚至没有感觉到自己手指上的僵冷，心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：怎么会是这种天气？

“怎会是这种天气!”斜地里蓦然响起的一个清脆声音,让琉璃一个机灵醒过神来,却见三步外的西厢正房门口,比她只小了几个月的妹妹珊瑚也在抬头看着天空,略停了片刻又甩头回了屋。高高荡起的葱绿色门帘里,传来一声脆亮的吩咐:“阿叶,快些将我的新袄子寻出来!”

再次出门时,珊瑚已换上了一件簇新的杏红色联珠鹿纹窄袖冬袄,颜色娇艳得几乎能映亮半个院子。她低头将衣角扯了几扯,又拍了两拍,目光这才顺着鼻梁落到琉璃身上,在她破损的袖口停了停,脸上便露出了琉璃最熟悉的轻蔑表情,声音也仿佛在鼻子里拐了两个弯:“哎哟,阿姊今日好容易能出门一回,怎生也不换身新衣?”

出门?这样的天气还能照旧出门?琉璃微微睁大了眼睛,心头一阵狂跳,脸上却半分不敢露,神情倒愈发木讷了三分。

珊瑚斜睨她一眼,扬着头冷笑起来:“看我这记性,竟忘了阿姊的新衣是要留到明日派大用场的!”

这原是几个月来珊瑚最爱提起的话头,眼见琉璃像平日般迅速垂下眼帘、咬住嘴唇,她的笑声里不由多了几分真正的愉悦,刚想再添几句,北面的上房门帘一挑,却是父亲库狄延忠与母亲曹氏牵着六岁的弟弟青林走出了房门。珊瑚立时换上了灿烂的笑脸:“阿爷,阿娘,今日时气不大好呢,曲江边只怕风大,却要多穿些才好出门,青林更要穿厚些,他过两日便要去学里开蒙,今日万不能冻着……”

她活泼的娇笑声回荡在小小的院落里,夹杂着库狄延忠吩咐备车的低沉声音、曹氏抱怨天气的柔软声音,以及青林抗议加衣的清亮声音,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和谐。库狄家的几个奴仆也各自打起了精神,进进出出地打着主人家今日春游要准备的各种物件。

没有人注意到,在西厢房角屋门口呆站了半日的琉璃,已黯然神伤般地低下头去,垂下的眼帘严严实实地掩住了眼底那丝如释重负的喜悦。

直到库狄家的牛车晃晃悠悠了一个多时辰,终于从长安西北角的崇化

坊走到了东南城外的长安第一郊游胜地曲江池，一直默默缩在车帘边的琉璃这才抬起了眸子，不等车子停稳，便自觉地第一个跳下了车，只是落地后目光随意往四周一扫，却差点一个趔趄摔了出去。

眼前的景色，也实在太出人意料了！

所谓春草碧色、春水绿波、曲江春景的名头，琉璃早已听得耳熟。可眼下那远处的春水显然尚未解冻，近地里的春草亦没半根发芽，北风从江面上吹来，倒是愈添了三分阴冷。然而就是这样一片光秃秃灰扑扑的背景，在她面前展开的却分明是一幅繁华热烈到了极处的春游图——放眼望去，只见天地之间、江水之畔，但凡有几棵树几块石头的地方，都已扎满了密密麻麻的各色毡帐，不少地方还张着雅致的六曲屏风，几处略高些的山丘则被色彩艳丽的绣锦帷幕挡了个严实；几条江边道路上，雕鞍骏马和油壁香车络绎不绝，而在远近各处，还有三五成群的人在随着节奏明快的乐曲翩然起舞……

琉璃不由自主地揉了揉眼睛，原来不是库狄家的人格外爱春游，看眼前的架势，起码有半城的长安人都毅然决然地在这种天气里，跑到这种地方，欢天喜地地喝上了西北风！

库狄家显然是来得晚的了，牛车曲曲折折地在江边走了半刻多钟，也没在密匝匝的帐篷间找到合适的落脚之处。琉璃震撼过后，四面打量，渐渐也看出了一些门道：那翠幕四围、歌舞喧天的地方，出人的多是帷帽遮面的豪门贵女，说是赏春，大概除了锦绣帘幕什么都看不到；那屏风半掩、案几低陈的所在，落座的是佩剑出游的文人士子，对着呼呼北风喝酒吟诗作陶醉状，那副煞有介事的赏春架势，倒比眼前的春光更有看头；至于那三五成群、鲜衣怒马、呼啸而来、谈笑无忌的，自然是横行长安的纨绔子弟，又要赏春，又要让人看他们如何赏春，更要品赏那些赏春的美人，一个个忙得恨不能头上生出八只眼睛；最多的，当然还是库狄家这样乘牛车、携毡帐，全家出游的寻常人，既来赏春，又来赏人，赏不到也不打紧，所谓贵在掺和……

琉璃越看越兴味盎然，正想多瞧几眼不远处那圈翠色帷幕，耳边却响起了一个凉凉的声音：“阿姊好兴致，怎的倒像是从没来过曲水一般？”

琉璃心中微凛，转头看了看正斜眼瞅着自己的珊瑚，还未开口，珊瑚已掩着嘴笑了起来：“我怎么又忘了，这曲江姊姊自然原先也是常来的，只是过了今日想再来这里，怕是不大容易了呢！阿姊，你说是也不是？”

她的头上戴着一支七叶玳瑁银搔头，细碎的鎏金花瓣随着笑声轻轻颤动，把那双满是讥嘲之色的碧眸映衬得愈发明亮，晃得琉璃一时有些出神。

是，还是不是，这的确是一个问题。

她的的确确是第一次来曲江，生平第一次。至于以前的那位库狄琉璃是不是常来，她还真不知道。她只知道自己三年前一睁开眼，就变成了一个病歪歪的小胡女。三年来，她曾无数次地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，可惜不知是因为她写毕业论文时抱怨过太多次唐代资料少，还是嚷嚷过无数回减肥太累了还是做唐代女人爽，老天爷这次显然是真的打发她来搞实地考察了……确切地说，是考验！因为给她分配的，是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摊子：

这具身体的母亲已经去世，父亲等于没有，家里的弟妹都是庶母生的，奴仆都是庶母管的，连走动的亲戚也多是庶母这边的，加上这坑爹的古代长安话，她有好几个月完全摸不清状况，之后又足足花了一年多才敢重新开口，可那时大势已去，她早已彻底沦落成了一个没靠山没帮手没自由没前途的四无青年，眼下甚至连一个良民的身份也快要保不住了！珊瑚所谓的“过了今日”，不就是想提醒她，这次春游不是三年劳役刑满放风，而是一顿地地道道的“断头饭”吗？不过……琉璃静静地看了眼前这位庶妹一会儿，也微笑起来：“妹妹说得是。”

珊瑚楞了一下，实在不明白琉璃怎么还能笑得出来，细眉一挑，“嗤”地笑出了声：“阿姊果然是个心宽的，可见是要攀高枝的人了，不过我倒是怎么听说，那里的高枝却也不是那么容易攀的！一进去先要伺候那些有资历的阿姑们，若是一个不留意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她的身后便传来了一声低喝：“珊瑚，你莫光顾着说笑，也须记得看顾看顾自家弟弟！”

珊瑚吃了一惊，回头便对上了曹氏严厉的眼神，心里顿时一突——母亲原是再三交代过，有些话不能对琉璃说，更不能让父亲听见，琉璃也就罢了，自己怎么忘记今日父亲就在身后？偷偷看了看库狄延忠的脸色，珊瑚心下不由有些发虚，狠狠地剜了琉璃一眼，扭头扯住了青林的手。

曹氏恨铁不成钢地瞪了珊瑚一眼，走上两步对琉璃笑道：“莫听你妹子胡说！她能知道什么！那些被刁难的都是没根基的官人，怎能与你比？如今你舅父上上下下都已打点妥当，你又是良家子，自然进去便是内院人，略学上几日便能到前头去，谁敢给你脸色看？”

她的脸上笑得和蔼，琉璃却不敢怠慢，暗自打起了十二分精神，听她把话说完了，才舒了口气出来，像往日一样柔顺地低下头去：“女儿省得。”

曹氏眼里露出满意的神情，笑着握住了琉璃的手：“放心，你阿爷最是疼你，自然事事都会替你谋算好！你也知晓，这一年来家里费了多少气力才谋下这条路！进去后有享不尽的富贵清闲不说，更有一步登天的机缘！只盼日后你有了出息，也莫忘了拉扯拉扯那两个不争气的！”

曹氏的手又冷又腻，被她一握，琉璃的手臂上忍不住起了一层寒栗，面上倒是越发乖巧，轻轻牵了牵嘴角，没有作声。曹氏也不指望她能说什么，只叹息着拍了拍她的手：“你便是性子太弱了些，好在有你舅父和姨娘们照应……”

琉璃依旧低头不语，听着曹氏又念了一大篇他们曹家在那边如何有体面，此次又是如何尽力帮忙。直到库狄延忠看中了离江畔略远的一处地方，曹氏才放开琉璃，上前指挥随车而来的仆妇阿叶和世仆阿泉支展毡帐、铺设食案。

琉璃暗自松了口气，退开两步扭头看向远处的曲江，脸上依旧平静无波，眼底却已忍不住满是嘲讽：什么叫口才？任谁听了曹氏的这套说辞，

都会以为她给自己找了一个好去处吧，又怎么能想到，她嘴里这个“富贵清闲”的好地方，其实是宫廷教坊！不过可惜，曹氏大概还不知道，她费尽心思说得天花乱坠，她的那位宝贝女儿却是最看不得自己高兴，几个月来早已冷嘲热讽地倒出了无数实话——

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火坑！一旦入选，便要终生卖艺于宫廷，再也离不得那牢笼半步，甚至比宫女都不如，因为就算有运气重见天日，也已是身属贱籍！而在大唐，良贱之间等级森严。就像曹氏，就是因为出身隶属教坊的乐户，这辈子也别想做正经人家的妻室。如今她能在这个家中为所欲为，仗的不过是死去的正室安氏早已跟娘家闹翻，祖上风光过的库狄家族也是人口凋零，没人来管她而已！

至于说卖艺时有被皇帝看中的微小几率，别说她对成为大唐宫廷编外陪睡人员没兴趣，就算她有志于宫斗大业，也不会忘记如今是永徽四年，那位独步千古的则天大帝已贵为昭仪，立马就要母仪天下，这时节去跟未来的皇帝抢着睡现在的皇帝，她还不如直接找根绳子吊死了干净……早知道学会长安话重新开口之后会被派上这种“用场”，她是不是应该装一辈子哑巴？只是她终究不能一辈子装聋作哑地讨生活，终究不能不赌上这一把……

琉璃有些惘然地抬起头来，望着不远处欢歌笑语的人群，无声地叹了口气。

库狄家的两位奴仆不多时便支好了帐篷，早已备好的酪浆胡饼也被迅速摆上了帐中的几张食案。春游野餐，原是风雅之举，只是跪坐在这不时灌进北风的毡帐里，喝着酸凉的酪浆，嚼着冷硬的胡饼，琉璃却被风雅得有些消受不了。好容易又熬了半个多时辰，帐外不时传来欢笑和歌声，早把珊瑚和青林都勾了出去。琉璃只是继续保持木讷状，心里默默推敲着待会儿要做的的事情，正琢磨到第三遍，耳边蓦然响起了库狄延忠的声音：“你去将珊瑚他们找回来吧，且好归家了。”

我？琉璃有些惊异地抬头看了库狄延忠一眼，看到他点了点头，才双手一按面前的食案站了起来。帐外的冷风越发显得刺骨，琉璃紧了紧身上的寒袄，抬眼一望，只有东边的一处空地上围了一大圈人，忙迈步走了过去。

她自然没有听见，毡帐里，库狄延忠正低声对曹氏道：“某思量着明日……若真让琉璃入了教坊，固然能省些嚼用，咱家名声须不好听。横竖她今年已十五，倒不如挑户不要嫁妆的人家嫁了，不也费不了多少事？”

曹氏怔了一下，轻声叹了口气：“此事如今只怕是不好反悔了，太常寺那边，奴家阿兄都已托人打点妥当，若是不去，白花了这些钱财不说，他们日后也不好做人。再说琉璃这般容色，岂是寻常人家消受得起的？若是胡乱许了人家，指不定日后会如何！教坊名声上虽然略差些，却是极实惠的，若是有了机缘，更是前途无量，咱们总不能为了虚名，便耽误了女儿的前程……”

库狄延忠张了张嘴，到底还是什么话都没有说出来，呆了片刻，端起面前的酒水，仰头一口气喝了下去。

帐外，琉璃已走到人群聚集处，只见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人，里面有笛声激昂，人头之上还有冷森森的剑光盘旋，竟是有有人在表演平日难得一见的剑器舞，难怪把大伙儿都引了过来。

因太常寺挑选女伎时在容色之外也兼顾举止和才艺，这一年来，曹氏倒是请人简单地教了琉璃一些乐舞礼仪。时下流行的软舞健舞她都略知一二，这剑器舞却是从未见过。她忙踮起脚尖往里看，却只能看见那舞剑之人偶然露出的一个后脑勺和时而矫若游龙、时而团如满月的剑光。

看了片刻，琉璃忍不住从人缝里挤了进去，这才看见，舞剑之人是个身量甚高的男子，那剑光吞吐游走，恍如活物，舞者来去如风，迅捷如雷，偏偏一招一式又清清楚楚，端的是个中好手。那吹笛之人也是个年轻男子，身上的冬袍上打着好几处补丁，神态却极为从容适意。

待得笛声吹到最激越处，剑舞者的长剑突然脱手飞了上去，高高地抛入半空，又闪电般飒然落下，众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刚想惊呼，却听一声轻响，原来那剑已纹丝不差地落入舞者所持的剑鞘之中，四周顿时彩声如雷。

琉璃也是目眩神驰，好不容易回过神来，才看清剑舞之人年纪也不大，旁若无人地傲然立在那里，只转头向吹笛人拱了拱手：“多谢！”吹笛之人呵呵一笑，答道：“痛快！”两人竟不相识，却是相视一笑，各自排众扬长而去。围观之人也慢慢散开，有人拿出了箫笛琵琶诸样乐器，挽臂踏足地重新舞了起来。乐声悠扬，舞姿欢快，夹杂着“新买五尺刀，悬着中梁柱”的响亮歌声，虽然午后的寒风越发凛冽，人群中那股欢畅恣意的热力却几乎可以直冲云霄。

琉璃一时不由目眩神驰，耳边似乎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惊叹：这就是大唐！这就是如朝阳初升般的大唐……正出神间，突然身边有人惊咦了一声：“库狄大娘？”

库狄……大娘？

琉璃呆了片刻才反应过来对方是在叫自己——唐人称呼女子通常都是姓氏加排行再加个“娘”字，所以她的这具身体自出生起就成了如假包换的“库狄大娘”，这真是一个令人泪流满面的人生开端……

只见说话之人大约十六七岁，穿着件本色的缺胯夹袍，头上戴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黑色浑脱毡帽，帽檐下露出一张轮廓鲜明的俊美面孔，眉目深秀得如同被墨笔勾勒一般，此刻眼里分明满是惊喜。

琉璃眨了眨眼睛，一时有些说不出话来，一方面是被对方的美貌所慑，另一方面也的确不知该说什么。

少年眼里的惊喜慢慢淡去：“大娘莫非认不得三郎了？”

虽然家里仆人也这般称呼自己，但被一个初次见面的美少年叫做大娘……琉璃心里再次飙泪，却只能点了点头。

少年勉强笑了笑：“某乃穆家三郎，四姨原先常带大娘来家作耍的。”

琉璃脑中突然划过一個隱隱約約的印象，脫口道：“穆家表兄？”

穆三郎眼睛頓時一亮：“大娘記得了？”

琉璃有些尷尬地笑了笑：“記不大清了，表兄莫怪。”記她是記不起來的，只是蒙對了一回而已。她听家里下人说过，她母亲安氏出身胡商巨贾之家，有个堂姐嫁的便是在崇化坊开布庄的穆家，因住得不远，原是常走动的。但库狄延忠最爱端着祖上也曾发达过的架子，虽然吃穿住行都靠着安氏的嫁妆，却看不上这些做商贾的亲戚，曹氏更不愿家里再有安氏的影子，安氏死后，这些亲戚都断了来往。这少年既然姓穆，又叫母亲四姨，多半就是那个穆家了。

穆三郎怔了怔，又上下打量了琉璃两眼，神色颇为奇异，似乎有些困惑，有些欣慰，还有些怅然。琉璃猜测他或是听说过自己因伤心母亲去世而病傻了の传言，刚开口说了一句：“表兄有所不知……”却听背后一声冷哼，随即便是一个压得低低的熟悉声音：“阿姊不是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怎的如今一口一个表兄了？”

珊瑚不知何时已牵着青林走了过来，眼神不善地扫了琉璃一眼，昂首走到她身边。

穆三郎似乎认得珊瑚，向她点头一笑，目光在她那件新袄子上停了停，又看向琉璃身上的那件旧袄，两道剑眉慢慢地拧了起来。

珊瑚眼神闪亮，脸上的笑容也分外明媚：“真巧，三郎今日如何也在这里？”她在外面吹了半日风，一张心形小脸被寒风吹得红扑扑的，一笑起来竟有几分平日从未见过的温柔天真。

穆三郎的目光依然若有所思地停在琉璃身上，也不知想到些什么，语气多少有些漫不经心：“自是和爷娘兄弟一道出来踏青。”

珊瑚眉梢一挑，眉间露出几分薄怒，想了想还是勉强笑道：“好久不曾去过柜上，三郎那里可是又进了什么时新料子？”

穆三郎看着琉璃的袖子，顺口便接了下来：“正有两样最新的，过几日

我便请阿母给表妹送来。”

珊瑚立时展颜而笑：“这可怎么敢当？”

琉璃心里一动，默默移开了目光。穆三郎也诧异地看了看珊瑚。珊瑚这才醒悟到所说的表妹并不是自己，脸上顿时涨得通红，还未想好该怎么开口，她身边的青林已叫了起来：“姊姊，你抓疼我的手了！”

珊瑚的脸色不由更是难看，狠狠地瞪向青林：“都是你贪玩，一点眼色也没有，都什么时辰了，还不赶紧回去！”说完冷冷地瞟了琉璃一眼，转身便走。没走几步，她又猛地停下脚步，回头对穆三郎冷笑道：“我劝三郎还是莫浪费好衣料，我家阿姊明日便要去教坊伺候贵人了，再也用不上你家的衣料！”

穆三郎顿时呆在了那里，不敢置信地看向琉璃。

琉璃暗暗叹了口气，这位有些憨气的美少年一定不知道，他已给自己惹下了麻烦，好在今日，她怕的便是没有麻烦……她向穆三郎点了点头：“表兄，我先回去了。”走了老远回头一看，只见穆三郎依然站在那里发呆。

到了库狄家的毡帐，一挑开毡帘，琉璃便觉得气氛有些不对。库狄延忠在闷头喝酒，曹氏的脸色也不算好，见他们进来便道：“如何去了这般久？”

珊瑚看了琉璃一眼，冷笑道：“儿倒是不想去打扰阿姊，只是若让她再待得久些，只怕一个两个姊夫都教她招回家了！”

曹氏皱眉道：“这叫什么话！”库狄延忠的目光也扫了过来。

琉璃微微一笑，不紧不慢地笑道：“妹妹大概是有些误会，适才女儿是在外面遇见了穆家表兄，不好失礼，打了个招呼。”

她平日极少开口，突然说了这一句，帐中几个人都有些意外。珊瑚怔了一下便冷笑起来：“我哪敢误会，姊姊原是好本事，只用打个招呼，便能换份上门的彩礼！”

琉璃满脸都是惊讶：“妹妹的话好生奇怪，不是妹妹先问起穆家进了什

么衣料，表兄才顺口说了句要送琉璃两段料子么？这也算是彩礼？姊姊怎么记得，曹家的舅父和姨娘也很是送过妹妹一些衣裳料子的，原来都是彩礼？却不知妹妹算是收了几家的礼？”

话音一落，帐中诸人的脸色顿时由意外变成了震惊。琉璃神色淡然地垂下眼帘，心里冷哼一声，想当年她也是美院有名的“饭里砂”——平时不说话，开口硌死人，只是语言不通加处境弱势，才不得不装了三年包子，难道这些人还真以为自己是天生的狗不理？

这几年里，珊瑚早已习惯了刻薄琉璃，却何曾被这样冷嘲热讽地劈脸驳回过，偏偏一个字没法回！她不假思索跨上一步，伸手一推琉璃：“贱人，你胡说什么？”

就听“砰”的一声响，却是库狄延忠用力放下了酒杯，怒声道：“住嘴！你满嘴说的都是什么混话，哪有半分像好人家的女儿？”

珊瑚吓了一跳，红涨着脸看向父亲，满眼都是委屈。

曹氏脸色微变，站了起来：“罢了，都少说两句，咱们这便回家吧！”又转头对库狄延忠低声道：“珊瑚还小，回去奴自会管教她，如今在外面，教训多了须不好看。”

库狄延忠“哼”了一声，起身出了毡帐。珊瑚忙上前拉住了曹氏的手，带着哭音叫了声“阿娘”。

曹氏皱着眉瞪了她一眼：“你也太轻狂了些，回家再说！”回头吩咐仆妇阿叶收拾东西，目光有意无意地在琉璃身上转了转，神色间颇有些异样。

琉璃在她眼皮底下讨了三年生活，自然知道这目光是什么意思，索性抬起了头来冲她淡淡地笑了笑。曹氏的脸色更是沉了下来。

待得一家五口又一次坐上牛车，曹氏和珊瑚都沉默了下来。琉璃却抬头轻声道：“阿爷，当日穆家表兄当真常来咱们家么？”

车里几个人的目光都看了过来，库狄延忠怔了怔才道：“并不常来，倒是你母亲时常会带你去穆家作耍。”

琉璃恍然点头，又问：“女儿怎么记得穆家姨娘似乎曾来家里送过衣料？”

库狄延忠脸上露出了两分笑意：“一年少说也要送上三五回！”

琉璃有些出神，仿佛自言自语般低声道：“果然如此，女儿还道是记错了。”

库狄延忠叹了口气：“你没记错，那时你二舅父也常送上好的夹缬与绣品过来。”

珊瑚突然咳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这有什么！我家舅父不也送过好些衣料，都是内造的上好绢帛，岂是市坊里的货色能比的？”

琉璃有些惊讶地看了看珊瑚：“曹家舅父也送过夹缬与绣品么？怎不见妹妹穿？”

珊瑚顿时语塞，一张脸又涨成了红色，有心一口啐到琉璃脸上，到底不敢造次，只能哼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你又见过什么？”曹氏的目光也冷冷地落在了琉璃脸上，眼神里满是警告。

琉璃却恍若不觉，也没接珊瑚的话头，只接着问库狄延忠：“女儿听说母亲十分手巧，身子好时父亲的四季衣裳都是她做的？”

库狄延忠点了点头，不知想起什么，声音低了下来：“你母亲的手艺，原是极有名的，我那身冬袍……”

曹氏的脸色顿时愈发难看。车子大约碾上了碎石，颠簸了两下，她突然“唉”了一声，伸手捂住了头，满脸痛楚地揉了起来。

珊瑚眼睛一亮，忙不迭把青林抱到了腿上，嘴里道：“阿娘可是被风吹着了？今日的风大，只怕是受了寒，还是赶紧合眼歇息会儿才好！”

琉璃心里长长地松了口气，表情茫然地抬头看了看曹氏，又看了看这并不宽敞的车厢，低头怯怯道：“儿这便下去。”

库狄延忠眉头一皱，犹豫片刻还是敲了敲车壁，车夫忙将车赶到路边停下。待车轮再次滚动起来时，琉璃已与仆妇阿叶一道跟在了车后。